



□本报记者 陈曦 陈艺 文摄

闫帅： “养老院”里的“80后”



闫帅，普乐园爱心养老院院长。不了解他的人，完全无法将“80后”与“养老院”三个字联系在一起。熟悉他的人，更是难以理解，这个曾经叛逆的小伙，怎么能在这样的岗位上干就是9年。

闫帅19岁起，就从母亲手里接过了这家养老院。他从最基本的搀扶老人，为老人翻身、擦背、通便学起，把一个原本面临关门的养老院做得有模有样。现在，他已经成为了那里180位老人的“家长”，而他经营的第二家养老院也即将带着他的梦想起航。

曾经疯狂：陌生人看一眼就挨板砖

因为父母生意做的不错，闫帅从小就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，性格活泼开朗的他，身边也聚集了很多爱玩的伙伴。闫帅说：“自己爱好广泛，可就是没长性。我有些朋友一款网游能玩十年，我可不行。我以前玩过小轮车、趴赛，曾经狂热追过50 Cent、Eminem等国外说唱歌手。我很喜欢那种节奏。后来，自己也会试着写写。”他说。

除了玩，闫帅还好吃，好研究吃。他说：“因为家里开过酒楼，他受影响。所以，只要听说哪里有好吃的，不管多远，他都会跑去尝尝。可以说，那时，北京四九城的好吃的，我都吃遍了。我那个时候的梦想就是当个吃货。”闫帅笑着告诉记者。

随着年龄增长，他又爱好上酒吧。最初在崇文门附近的迪厅玩儿，后来又转战到了工体一带的酒吧。闫帅坦言，在酒吧充一张几万块钱的卡，开几瓶酒，自然有朋友围着他打转，而他也很喜欢那种感觉。

不管学校里校外，闫帅身边总会聚集一群跟班。“最风光”的一次，他走出校园，三五一群站着的学生都停下来喊他“大哥”，让他心里“爽极了”。而这个“大哥”的作风也很嚣张，自己上厕所，不许其他同学进；在马路上骑自行车，迎面而来的人看他一眼，板砖就上去了；他甚至敢顶撞老师，放话威胁处分他的老师“上班叫工伤，下班叫意外”。那时候打架对于闫帅，更是家常便饭。“我们不比学校，就比势力范围。比如，我们学校的球场，只有我们自己可以打球，别的学校的学生不能用，来了肯定跟他打架。”

闫帅回忆说，他打过的最大的一场群架，双方都有50、60人，高年级的同学手里拿着工具，站在前面，而低年级的则站在后面。最后，警察都去了，开了好几辆车，可他现在都已经想不起来当初是为什么要打架了。俗话说，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。虽然身手不错，可闫帅也没少挨揍，所以至今，他的身上还有几处伤疤。

2006年，好容易拿到了中专毕业证的闫帅，没有收敛，依然过着混沌的生活。“没有想过未来，每天就是玩，过一天算一天，每天就是盘算着，今天去哪个学校溜达溜达，明天去找哪个朋友玩儿。”他说。

人生突变：双亲相继生病让他一夜长大

2000年，北京农家乐旅游刚刚兴盛，闫帅父母的朋友想找一处地方，做旅游度假村。地方找到了，可是朋友却退出了。碍于面子，夫妻俩租下了这处位于房山长阳镇佛满村的这处30亩的空地，租期50年。

起初，他们在这片空地上挖出了鱼塘，造起了园林。2006年年初，他们发现镇上没有养老院，出于生意人的直觉和果断，他们立刻行动起来，改变了经营方向，并且把全部身家都投入了进去。

2007年，就在夫妻俩憧憬着“既能行善，又能赚钱”的养老院带给他们新生活的时候，一个消息让这个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更是让家里的独子闫帅遭受了人生的第一个打击。

“有一天，我爸对我说，我妈得了癌症，日子越来越少了。我听完就蹲在地上大哭。”闫帅说。那时，他心里想的都是如果母亲没了，生活会是什么样？根本无法想象。而那也是他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。

自此，原本只想着泡吧、打架、当“老大”的闫帅，一夜之间长大了。19岁的他从母亲手中接过了爱心养老院，并慢慢与以前的朋友们脱离。尽管他为了

母亲和家庭，他努力着，但是人生的第二个打击却接踵而至。“2008年，我妈刚出院的那个冬天，我爸就被查出了脑梗塞，紧接着，又被查出患有肾衰，必须依靠透析才能维持生命。那段时间，我觉得我的天都塌了。”闫帅说。

一次次抱头痛哭之后，他下定决心要担当起家庭的重任。为了生活，他倒过礼品、卖过皮包，甚至还开过商务车。有时一天只有两三个小时的睡觉时间，父母心疼他，甚至要抢走车钥匙，却最终拗不过他。

孝顺的闫帅，甚至为了满足父母在有生之年看到孙儿的愿望，与认识不久的女朋友闪婚了。闫帅介绍说，“我和我媳妇是介绍认识的，她还没进门，就到医院伺候我妈去了。我当时觉得，聪明点的姑娘，看到我家这样的情况，肯定早走了，她却毫无怨言，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家人，这样的媳妇真的是打着灯笼都难找。我就认定她就是我媳妇，我一定要娶她。”

“最难的时候，我爸每个月都要做透析，而那时养老院的老人也不多，收入有限，我们还欠了200多万的外债。我总在心里暗暗地想，为了父母，也是为了院里的这些爷爷奶奶，我必须坚持下去。”闫帅坦率地表示。

困境重生：既当院长又当护工、厨师、采购员

原本只对吃喝玩乐感兴趣的闫帅，突然要担负起家庭的重任，接手一家经营状况并不理想养老院，难度可想而知。

没有护理方面的专业知识，他就参加培训，从零开始学习。“怎么搀扶老人，怎么给卧床的老人翻身，怎么给老人掏耳朵……太多需要学习了。”闫帅说，以前他也很难想象自己会做这些事情，但事实摆在眼前，他如果不做，就真的不会有人做。所以，现在，在护理老人方面，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他都能应对自如，甚至是老人排便不畅时，他会先给老人打开塞露。如果还不行，他就会戴上一次性手套，用手帮老人把干燥的大便抠出来。

除了学习专业知识，闫帅遇到的另外一个难题就是养老院里老人太少。“一共才4个老人，还都是五保户。”于是他印了传单和宣传册，有空的时候，就跑到良乡的商场、超市门口去发放。“那些地方人多，我就希望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养老院。”闫帅说。

每次有新的老人住进养老院，闫帅都觉得是一个小小的胜利，都会打电话给母亲报告“好消息”。20、30、60、120……人数一点点多起来，闫帅既当院长，又要兼任护工、厨师、采购员，为了更好地照顾老人，他干脆把家搬到了养老院。

闫帅透露说，招最初20个人的时候，他用了1年多的时间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也有过退缩的想法。那时他父亲病得厉害，有人想出2400万元，收购养老院。“我母亲不干，说死也要死在这里。而我想的是，能得到家人的认可，尤其是我爸，我希望向他证明，我能干，不是废物。”

闫帅告诉记者，亲戚家的孩子，很多都是品学兼优型的，不是在北京重点院校读书，上班后找到了好工作，就是到国外求学，完全独立生活。相比之下，父亲特别看不上他，而他也觉得，自己已经长大了，应该干点正经事了。

而他口中的“正经事”，就是把养老院办好，把老人们照顾好。“老人们在这里住的舒心，吃的放心，甚至是无儿无女的老人，去世后，都不用担心后事。”闫帅说，五保户王永祥老人的后事，就是他料理的。那也是他第一次为老人料理后事。“当我把骨灰盒送到寄存处时，满脑子想的都是老人坐在养老院里，跟他聊天，跟他看书的情景。我觉得人的一生，很短暂，但是要给周边的人留下一点值得回味的东西。”

收获荣誉：母亲告诫新晋“劳模”不能飘

在闫帅看来，开养老院，是一门生意，更是一项公益事业。所以这些年来，在市区养老院的费用逐渐走高，而且床位难求的情况下，闫帅的养老院却以尽可能低廉的价格，让老人们安心居住，并享受周到的服务。

“一个人住一个单间，包吃包住包护理，彩电、空调、冰箱、热水器、网络一应俱全，每个月只要1850元，同等条件在北京市区肯定要在4000元以上。而且从不签署长期协议，一个月也行，一年也行，老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和实际情况决定。”闫帅说。

“我考察了很多地方，这里是最物美价廉的。”住在养老院的齐殿田大爷介绍说，几年前，他曾经到其

他一些养老院看过，还在其中一家亲身体验了一个月，但是感觉不好又搬了出来。最后，他托在民政系统工作的侄子打听，想找一家环境好又便宜的养老院，最后，侄子向他推荐了这里。“这家养老院，虽然离市区远了一点，但是总体来说不错。我来的时候是夏天，楼前的鱼池里，荷花满塘，看着就舒心，而且这里卫生搞得也不错。院子虽然大，可扫得很干净。”

“我在这里住7年了，觉得挺好，尤其是帅帅，善解人意，又有耐心，我们这些老人都喜欢他。”说话的孙桂兰老人是养老院里的“元老级”人物，闫帅总亲切的喊她“大姐”。

“老人们虽然各有各的脾气，但是都很可爱。就拿大姐来说，在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，她就曾跟我说，需要用钱找她，所以我很感激她。现在，不管多忙，只要见了面，我都要跟她聊聊天，耍耍贫。”闫帅说。

这些年来，闫帅从没有停下他的敬老爱老者的脚步，因此也收获了不少荣誉。

2013年，闫帅荣获“北京榜样”称号，在颁奖典礼上，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深情朗诵了组委会写的颁奖词：相对于世界你平凡得像一滴水，相对于处于暮年的老人你是一片天，你把对父母的爱和孝敬给予一个素不相识的老人，你给他们带来生活的快乐和心灵的抚慰，你是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模范践行者。

今年，他获得了北京市劳动模范的称号。一时间，地铁里，有关他事迹的视频滚动播出；王府井步行街上，他和众多劳模的照片吸引了中外游客驻足。很多朋友看到电视上的节目、报纸上的采访，才知道他被评为了“劳模”，纷纷发来短信、微信，祝贺。

“我觉得最逗的是我妈，我跟我妈说，我被评为劳模了。我妈跟我说：别飘啊，你还是你。”闫帅认真地说，“其实我很清楚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，如果有幸能获得一些荣誉，那也是一种激励。”

凝聚爱心：“神秘人”每年中秋送月饼不留名

“众人拾柴火焰高，我们的爱心养老院能得到老人们的认可，还得益于我们有一支护理员队伍。虽然，她们大多来自农村，文化水平不高，可都有一颗善良的心。”闫帅说。

闫帅介绍，护理部主任何忠琴，是从基础护理员

做起的，为老人服务从来没有怨言。有些不能自理的老人，经常需要翻身、清洗、擦背，她很有耐心。有些老人可能意识一时不清醒，动手打了她，她也总是呵呵一笑就过去了。护理员赵雪梅，有一次，看到一位老人摔了一个屁蹲，她赶紧过去搀扶。老人起来了，她却因为腰不好，倒下了。原本以为可能会要求养老院给予她休假、赔偿，可第二天她却照常来上班，什么都没说。

这两年，闫帅的爱心养老院有了些名气，不少人主动找上门来做义工、献爱心。闫帅介绍说，有一帮出租车司机就经常到养老院，为老人们打扫卫生，从不惜力。还有一位“神秘”的爱心人士，每年中秋节都来给老人们送月饼。“他应该对我们养老院的情况很了解，因为他每次送的月饼，都正好够我们老人吃。每次，他都是开车来，把月饼卸下，立马就跑。我总想找机会当面感谢他，可总逮不到人。”

而不久前，闫帅还遇到了一件“奇事”。“有一群开着豪车，戴着金链子来的人，说是要做义工，为老人修脚。我开始觉得他们是在开玩笑，可他们的表情很严肃，而且拎着装满工具的小箱子，特别认真地为老人修脚，而且一边修还一边落泪。”

可并不是所有来到养老院的人，都是抱着一颗纯洁的心。闫帅告诉记者，之前，某高校学生来养老院做义工，因为那些学生有美术特长，所以闫帅便与学生们商量，想让他们帮养老院美化一下墙面，画一些温馨的图案。“他们画完之后，让我报销费用。我很奇怪，因为装饰墙面使用的涂料都是我提供的，何来费用？学生们的领队这才告诉我，他们借此机会搞了个比赛，给参与的同学以及获奖者都发放了奖品。奖品中有U盘等。”最后，闫帅非常无奈的“赞助”了这次比赛。

“盖章的、推销的、卖药的，就更多了，对于这些人，我都是直接拒绝，但是我们还是很欢迎一些真正献身公益，真诚服务老人的爱心人士，而且非常感谢他们。”闫帅说。

照亮梦想：经济快捷养老院让人人老有所养

干了9年的养老院院长，闫帅并没有满足于只经营自家的普乐园爱心养老院。他经常看书、上网，查找国内外养老模式的资料，调查当今社会，老人们对于

养老院的需求。

在闫帅看来，现在，老人越来越多了，完全指望国家给解决养老问题，不现实，但是可以发挥民间力量，让民营养老院贡献力量。

闫帅说：“有一次，我问一位在外国工作的哥们，放假有什么安排，他就回答我，玩！然后，我又问一位在中国工作的哥们，他说回老家看父母。两个人都是快40岁的年纪，面临的问题应该一样，但是选择却不一样。我问在中国工作的哥们，如果把父母接到北京养老愿意吗？他表示很愿意，可就是怕养不起。我告诉他，如果单位做担保，不需要他本人缴纳押金，就可以把老人送到北京一家价格合理的养老院里，是否愿意？他马上高兴地说，当然愿意。”

记者了解到，老人住养老院，家属一般要缴纳押金，以备老人突发疾病，需要去医院做检查、治疗。押金金额，根据养老院的定位和规定，从几万元到10万、20万，甚至上百万不等。

“我现在想做的就是快捷、连锁、可复制的，经济适用型的养老院。有完备的配套设施，但是人人都能住得起。”闫帅表示，“就像七天、如家、汉庭等酒店那样。”同时，他也透露，他现在的目标是做品牌。“现在知名的老字号，像同仁堂、全聚德等，之所以能够成功，就是因为口碑做得好，无论什么情况下，都不偷工减料。”

闫帅告诉记者，位于丰台区世界公园附近，由朋友投资，他经营的另外一家养老院即将开业，而他也将把自己对于养老、公益、品牌的一些想法慢慢付诸实践。

对于儿子的一系列新鲜想法，闫帅的母亲却并不看好。“我希望他不要干些虚的东西，要做接地气的养老院。他的想法也许好，可是我脑筋老一点，新型模式我接受不了。如果他真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做，我不反对，他比我干的好了，我也高兴。”闫帅母亲孔凤莲说。

现在，当上“劳模”的闫帅，又多了一个梦想。“我参加了劳模宣讲团，有一天，宣讲活动在一个疗养基地里举办。我突发奇想，如果那里改成养老院，住的全都是劳模，该多好。我跟同行的劳模说起这个想法，他们也觉得不错。未来，希望我能作为劳模们的养老问题，也贡献一点力量。”